

云中岳武侠精品

锋刃绮情

情侠系列



太白文艺出版社

247.5
3331

(1)

云中岳武侠精品

情
侠
系
列

锋

刃

绮

情

(上)

台
湾

云
中
岳

著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情侠/云中岳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4

(云中岳武侠精品)

I. 情… II. 云… III. 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15893 号

情 侠 系 列
锋 刃 绮 情 (上下)

作者: 云中岳 组稿: 钮琦 责任编辑: 朱媛美

出版发行: 太白文艺出版社

社 址: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印 刷: 中牟华书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50 × 1168 1/32

印 张: 160

字 数: 4000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80-172-3/I·091 (全 15 册) 定价: 300.00 元

写在前面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与香港的武侠小说，自式微遭递断层期，奋然蜕变以新面目崛起。正当跃然茁壮期间，文坛随即出现不同的声音。批评与赞誉各趋极端，因而掀起所谓武侠小说论战风潮。当时，似乎真正执笔的武侠小说作者诸先进，并没积极挺身而出，为自己的作品辩护，默默地为这片园地耕耘。

笔者当年枵腹从公，与文坛并无渊源，意识中仅感觉出，反对与批评的声浪中，某些人士似乎曾以文坛大师胡适先生对武侠小说几句讽刺性的话作蓝本，口诛笔伐作了极为严苛的批判，似欠公允。

笔者读史囫圇吞枣，不甚求解。但对古春秋游侠，颇心向往之，太史公并没摒弃这些侠而为之立传。这些渊源于墨家的游侠豪客历史，一度曾经光芒万丈，比东方日本的武士早一千年；比西方的剑客早两千年；比美洲的西部英雄早三千年；源远流长，任由他们淹没在变化有如沧海桑田的历史洪流中，实在有点可惜。

无可讳言，历史无情，适者生存。这一阶级的豪客们，不得不接受自然发展率的无情淘汰，自晚唐以降，便已日渐式微，黯然退出历史舞台。终极则变；明清两代，又复以多彩多姿的面目出现，可惜已非本来面目，蜕变为品流复杂的三教九流江湖人士，在光怪陆离的环境中挣扎图存。但笔者仍然相信，其中仍有一些人，依然保持有古春秋豪侠的精神与风骨，默默地存在于市井中，受到市井

小民的尊敬，甚至崇拜。

小说有千百种，良窳互见各有千秋，好坏都有其存在的环境背景，问题是读者能否明智地抉择取舍。往昔男不许看《水浒》，女不许看《西厢》，避免败坏人心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回，读者有权欣赏与探索哪些作品值得品味。因此，武侠小说论战，触动笔者内心深处，对古春秋豪侠的向往情怀，觉得该写下一些逝去了的脉络与传承，供读者于茶余饭后，意念飞驰在遥远的岁月涓流中，舒解因生活而产生的紧张情绪。

写作动机十分单纯，念生意动想到就写，秉一枝秃笔，写下一系列自认为主题不算歧异的作品。此期间，幸而苛责的声音，并不比谬赞的声浪高，聊可告慰，十分感谢读者的支持与鼓励，让作品得以流传。

笔者的作品散处海内外刊行，自小短篇至百万字长篇，先后在报章杂志刊载，显得杂乱无章，以致伪书充斥坊间，读者与笔者同蒙其害，确有整理统筹发行的必要。

承蒙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抬爱，慨允以云中岳新武侠小说全集名义，作有系统地发行，深感荣幸。今后，读者将不再受伪书所愚弄，可窥云中岳作品全貌。特向太白文艺出版社诸君，鼎力支持全集发行的盛情，致上衷诚谢忱。

云中岳

2004年元月于台湾台中市寓所

目 录

第 一 章	技惊水贼	(1)
第 二 章	浑天教	(22)
第 三 章	花花太岁	(41)
第 四 章	一教一门	(63)
第 五 章	假意豪赌	(85)
第 六 章	智充高参	(105)
第 七 章	虚张声势	(128)
第 八 章	掩人耳目	(146)
第 九 章	得而复失	(166)
第 十 章	剥茧抽丝	(185)
第 十 一 章	幸遇鬼见愁	(206)
第 十 二 章	抗拒诱惑	(229)
第 十 三 章	一掌之仇	(251)
第 十 四 章	贡船丢失	(271)
第 十 五 章	贼喊捉贼	(291)
第 十 六 章	欲想分赃	(310)

第一章 技惊水贼

五月仲夏，大江浊流滚滚。

九江府至湖广这一段江面，水势相当湍急，洪水滔滔东下，流至湖口再汇合鄱阳湖涌出的湖水。

上航的船只，如果没有风，一天走不了三十里，大型的货船，更是慢得像蜗牛。

今年雨水不足，清明前后，天上难见云影。从前年春季开始，南京、江西、湖广，直至今年万历二十七年夏初，这一带没下过一天雨。

去年，可说颗粒无收，但田赋不但不减，反而增加了一至两倍。

百姓们开始破家，向四面八方各州县逃荒就食，十室九空。受不了的人，干脆放下锄头，拿起杀人的刀。

天灾固然可怕，人祸更是惨烈残酷。天灾人祸频仍，最丰饶的大江下游，鱼米之乡，竟然成了盗贼如毛，遍地萑苻的世界。

旱灾已成，两年没下雨，但上游的融化雪水，依然如期向下奔腾，桃花汛涨速缓慢，因此虽然浊浪滔滔，还不会闹水灾。天旱闹水灾，老天爷未免太会捉弄人。

湖广鱼米之乡灾情更惨，但并非因天灾而起，百姓水深火热，快要成为人间地狱啦！

人祸来自当今的万历皇帝，派至天下各地的太监税监钦差，

最残忍的四人号称妖孽。

湖广就有一个：阎王陈奉。

从九江至荆州，增设的钞关、税站、抽分所，绝不少于三十处，一竹一木一丝一缕，每一站皆需缴税。

旅客的简单行囊，也得站站缴税，任何人抗缴，杀！无钱可缴，扣押做苦工劳役一两年。

王法呢？自从万历皇帝登基，王法就没有了。

天下各府州县的知府、知州、知县，已经少掉三分之一，朝臣大员们也杀掉了三分之一。

这些年来，土匪强盗增加了一百倍。

吃江湖的英雄好汉，也增加了一百倍。

要活下去，就必须把仁义道德丢出九霄云外，惟一可以活下去的是：铤而走险。要想活得如意，必须先把自己的良心掏出来丢给狗吃。

已经是申牌时光，小客船张满了帆，沿江左的航道，向上游急驶。天快黑了，这种仅能载十余名旅客的小客船，夜航相当危险，必须泊岸歇息。

虽然不禁夜航，但春夏汛的洪水期，小型船只禁不起风浪，以昼航为妙。而且，夜间碰上水贼的船就大事不妙。

江右是幕阜山山区，水势湍急猛烈，因此上航的船只，皆循江左航行，那一连串的洲渚，皆属于湖广黄梅、广济管辖。江右属江西瑞昌。说这一带江面是三不管地带，倒也名实相符。

这种单桅小客船，江风越大越快速。

今天江风不大，上航的速度相当缓慢，看光景，今晚很难赶到武穴镇歇宿了，那是预定的宿站。

浪涛不住拍打着船身，舱面全是水，旅客无法立足，仅有四位舟子在忙碌，留意水势的变化，真正忙碌的人是艄公和管帆的船夫。

中舱的舱窗半开，一位年轻人倚窗外望，不时有水珠溅人，他毫不介意。

年轻人剑眉虎目，但气势并不慑人，而且流露出惯常的笑容，虎目中并没有令人害怕的光芒。

看年岁，约二十二三乳虎似的年华，身材修长而非膀阔腰圆的大汉。穿一袭泛灰的青衫，却不像文人士子，青衫的下摆掖在腰带上，就不带文味了。

腰带上系有中型的精美荷包，却没携有笔袋扇囊，所以也不可能是生员士子，反正四不像很难估计身分。

中舱俗称官舱，分为前后舱房，可乘载八位旅客，大家挤一挤，当然仅限于男旅客。

后舱也分两舱，女旅客有专门的一间舱房。

船夫们住舵房，出入皆走舱外的舷板走道，经常得从窗外经过，旅客们最好不要出来走动碍事。

事实上船航行期间，旅客们根本不想冒险在外走动，一出舱面，就可能成为落汤鸡。

年轻旅客并非倚窗看江景，浊浪滔滔江面辽阔，没有什么美景可看的，往来的船只并不多。

他的目光，留意从外侧正在超越的两艘双桅小快船上，相距不足十丈，对方船上的情景看得一清二楚。

双桅小快船比这艘单桅小客船大些，但多了一面帆，速度要快一半，片刻，第一艘便超到前面去了。

小快船有四名船夫控舟，船夫并没留意他这艘船的动静。

他却留意这两艘小快船，片刻他便出到舱面。

一个大浪扑上舱面，他的长衫湿了一半。

“客官，请不要出来好不好？浪大，危险。”一位船夫好意地拉开舱门，请他回舱。

“你要照料船只，不要管我。”他微笑拒绝：“你马上就有得

忙了，没有功夫理会旅客啦！”

“喂！客官的意思……”

除了管帆的与艄公之外，其他船夫事实上用不着忙碌，有帆做动力，不需架桨操舟。

“那两艘船。”他指指正并船上航的第二艘快船。

“那是客货船。”船夫说。

客货船，表示载客载货。

“知道潜蛟渚的五爪蛇罗舵主吧？”

“哎呀！对面的大江七雄。”船夫脸色大变：“客官是说……”

“等他们的信号吧！”

“真是他？”船夫意似不信。

“不错。”

“哎呀！”

“不要怕，听他们的。”他安慰船夫：“这混蛋相当讲理，不会恶毒地滥杀。反正船上财物有限，不反抗就不会有血腥。瞧，信号打出了。”

前面已超出三四十丈的快船，已占住了航道，在前面挡在航道上。有一个船夫站在舱顶，用一面三角黑旗，挥动打出要小客船降帆往岸靠的信号。

并排而追的第二艘快船，正徐徐靠过来。舷板这一面，八名绰了分水刀水钩的大汉跃然欲动。

船夫们慌了手脚，一阵大乱。

“老天爷！”艄公的叫声像有哀叫：“那边是沙洲，船一搁上去就下不来了……”

“降半帆，让我去和他们打交道。”年轻人向后艄的船夫高叫：“保持航线，不要怕。”

下游从南京的东西梁山起，至上游的黄州江面上，这段江面有七股号称大江七雄的水贼，每股人数自二十名至一百二十名不

等，昼夜都在江上择肥而噬。住在船上的首领称舵主，住在水滨寨子巢穴的叫当家。

五爪蛟罗奎，是排名第三雄的一股，拥有五艘快船，爪牙将近六十名。

船夫怎能不怕？

将信将疑，不知如何是好，艄公也不知所措。

年轻人的嗓门大，说是说给贼船听的。

“那一个不知死活的混蛋敢发狂言？”已接近至五丈左右的贼船，传来震耳的怒吼。

“是我。”年轻人也声震江面。

“你是谁？”那位黑脸膛贼伙厉声喝问。

“姓赵，向你们套一份交情。”

“混蛋……”

“小心你的狗嘴。记住，没有下次。”年轻人左手一抖，淡淡的电芒破空：“花红十文。”

相距约五丈，两船在波浪中急剧摆动浮沉，想用轻的暗器击中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事。

铮一声脆响，贼伙的分水刀把被电芒击中，刀身一歪，几乎脱手丢刀。

电芒斜沉，一声轻响，贯入身侧的桨柱顶端，露出半弧形的一道褐黄光影。

贼伙大吃一惊，伸手拔起暗器，看清形影倒抽了一口凉气，举手连挥。

船首斜扭，贼船快速地离去。

前面那艘贼船，也停止打信号让出航道驶向中流。

小客船的船夫不住念佛，庆幸逃过一劫。

两艘贼船在里外掉头下放，逐渐并排急驶。第一艘贼船的两

名大汉，以精巧的身法跃登第二艘贼船。

“老大，怎么一回事？”大汉钻入舱讶然问。

舱中有七名大汉。黑脸膛大汉坐在窗旁，掏出一枚制钱啪一声丢在舱板上。

“你们看看，应该不会陌生，至少也听说过这号人物，咱们相当幸运哪！”黑脸膛大汉苦笑：“这混蛋如果不套交情，咱们的弟兄最少也有一半去见阎王。”

那是一枚当十的制钱……不，应该说是私铸的私铸钱。制钱，指官方宝泉局或宝源局，官方铸发的小平钱。其他各朝代的称古钱，百姓私铸的称私铸钱。

通常私铸钱并不胜禁，官方只好睁只眼闭只眼，懒得查禁任其在市面流通，价值与古钱相等，仅比官铸发行的制钱稍低些。

这枚私铸钱属于大面值的当十文，径一寸二分，重一两二钱，铜质甚佳。一般的一文小平制钱，重一钱二分。

本朝各代所铸的钱各有不同，最重的是一钱三分，最轻的仅有七分，大小厚薄不一，甚至有铁铸的钱发行。

从钱式的质料与大小轻重，可看出那个朝代的经济状况好坏。

这枚钱质料佳重量足，正面是阳文正德通宝，背面是平行的两条龙。龙的上方正中，阴刻了一个线条简单，相当神似的鬼头，像是当作双龙的龙珠。

正德皇帝在位十六年，并没发行制钱，所以说，这枚正德通宝是私铸钱。

至于是何地何人所私铸的，根本不可能追查，只要看到正德通宝四个字，便知道不是制钱了。

但民间使用的人，却不知正德是否有制钱发行。这种钱发行量甚少，目下在市面价值颇高，但收到的人，通常不再使用而加以珍藏。

在江南，由于钱上有双龙图案，空前绝后十分美观，被认作吉兆，极受欢迎。民众称之为喜钱。

据说妇女们用作裤带的套环，可以如愿祈求生男或生女，因此市面已不易看到，价值可增三四倍，当三十或四十文使用。

鬼头是用利器另刻的，一看便知不是铸的。

“鬼见愁赵！”大汉看到鬼头图案骇然惊呼。

“没错，天下四个以鬼见愁为绰号的人中，姓分别取赵钱孙李，很可能都是假姓。”黑脸膛大汉惧容仍在：“这四个当代杀星的暗品各有不同，鬼见愁赵的飞钱最为阴毒。这家伙出道仅两三年，非黑非白，亦正亦邪，化装易容术极为高明，在江湖飘忽无定，经常伸手管闲事，被他缠上的人，肯定会日子难过。不死也得脱层皮。一旦他觉得理字当头，杀起人来会令人做噩梦。”

“我知道。”大汉说：“近年来江湖大乱，大量牛鬼蛇神进入江湖大家浑水摸鱼，杀气最重的一神四鬼，搞得江湖更乱，一个报应神加上四个鬼见愁，全是杀人不眨眼的恶煞瘟神，是咱们这些混世闯道英雄的公敌，豪强们的眼中钉肉中刺。真希望有人站出来，毙了这些神鬼为江湖除害。”

“兄弟，不要把他们说得那么可怕可憎。”黑脸膛大汉对同伴的批评不以为然：“咱们又不是野心勃勃的大豪大霸，不需把他当成凶神恶鬼。这个鬼见愁赵其实相当讲理，江湖声望毁誉参半，不做伤天害理的事，把柄没落在他手中，不去招惹他，他对你是无害的。今天咱们幸好没动手，他这枚鬼头飞钱就没伤害咱们的人。”

“说得也是。”大汉点头表示同意：“他应该等咱们登船行凶时，把咱们宰掉一大半的。唔！他船上一定有让他不愿暴露身分的人。”

“也许吧！反正咱们相当幸运，今晚得好好庆祝一番除掉霉气。碰上鬼见了也发愁的杀星，真够霉的了。”

“我总觉得今天江面气氛不对，得避一避风头。”

小客船缓缓上航，从一座大洲的外缘破浪而进。桃花汛期间，数十里长的大洲，面积缩小了一半。但洲中心仍可看到草木丛生，甚至可以看到民宅。洲的那一边，是雄伟的江堤。

年轻人鬼见愁赵，仍然坐在半张的舱窗内，悠闲地眺望江景，似乎浑然忘却不久前所发生的故事。

他身边，出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眉清目秀，显得有点野。

江景其实没有什么好看的，江心大型的船只往来不绝，各型舟艇扬帆飞驶，上空各种水鸟飞翔，宽阔的江面浊浪滔滔，看久了美感消失，反而担心船可能被浪涛掀翻，心情不安那能感受到美？只希望早些抵步靠岸，免除风涛之险。

“赵爷，那些强盗还会来吗？”小童倚在他身旁抬头问，脸上呈现天真无邪的笑容。

“不会。”他语气肯定：“那些人为了活命才做强盗，只有少数是天生的坏人。如果知道打劫时会送命，便不会冒被杀死的凶险打劫了。你怕吗？”

“有你在，我不怕。”小童探手在他的腰间中型荷包掏，掏出一大把各式各样钱文。

男人的荷包分多种，小的精致可盛值钱小物品，例如：小银锭。大的盛杂物，零用钱文。

各式新旧古钱文都可通用，中有一大一小两种制钱显得特殊。小的是一文嘉靖通宝，品质比洪武钱更佳，铜九锡一，光背，重一钱三分，属于重钱，目下每文可抵两文洪武钱使用，是各代制钱中最精美的一种，使用值也最高。

嘉靖朝共铸了三次钱：六年、二十三年、四十二年。京师在四十二年发行的最精美。计三种五等。三种：金背、火漆、镞边。五等：当十、当五、当三、当二、一文。金背一文品质最

佳，重量加一分（以往皆重一钱二）。

目下五百文便可换一两银子，火漆鏃边则需一千文。其他各朝的钱要一千三四百文，伪钱（私铸钱）需千五以上。

以往的金钱鏃名家，喜用洪武钱。尤其是正面仅铸有洪武两字，背面光的洪武钱，在光背加绘各种彩色漆，刻上标记，洒出一串，五彩缤纷真像满天花雨，即使不具有杀伤力，也可以收到吓唬震撼的功效。

“不要顽皮。小蛟，你不能玩钱文。”他含笑制止小童玩钱：“希望你一生一世，善于运用钱文，而不需用各种方式以钱文害人或杀人。回后舱告诉你娘，出了任何事也不要惊慌，一切有我，知道吗？”

“哦！赵爷，还会有事？”小蛟人小鬼大，居然听出他话中有话。

“那艘船。”他向上游一指：“会有事故发生，但不会有麻烦。”

上游里外，一艘有帆有桨的真正快船，正轻灵地在滚滚波涛中行驶，船头向上游，但似乎并没驶动，风帆半挂，八枝长桨不徐不疾有节拍地划动，动能不足，所以似乎仅在原地漂浮而已，也有意保持船位。

船首，插了七面大小不同，色彩图文各异的旗帜。

舱面的几个人，手中有弓，另一人有红色的三角信号旗，一看便知是武装船只。

“哎呀！又是贼船？”小蛟跳起来。

“不，是江防营的哨船，捉贼的船。但现在不捉贼了。”他整衣而起，从舱壁下的行囊中，取出一个招文袋：“现在是督税署收钱的船，也捉欠税逃难的逃犯。”

“哎呀！我们……”

“你们不是欠税的逃犯，而是有声望的豪门家眷。不必担心，

一切有我。快，回后舱去，乖。”

外面传来船夫的吆喝声，船开始往北岸靠。上游的哨船，不断用旗打信号。

北岸是一座大洲，停了五艘客货船。两侧也泊有两艘哨船，人影憧憧，查船的丁勇不断上上下下。

钱可通神；有钱可使鬼推磨。

只要有钱打发，官也好，匪也好，保住老命该无问题。

有钱再加上有势，运用得当，即使是天灾人祸水深火热，依然可以存活。就算真的天翻地覆大劫临头，存活的机会，也比那些又穷又苦的人大得多。

滩岸本来有五艘民船，有二艘刚好获得释放，船夫与旅客通力合作，将搁上滩的船推下水。

鬼见愁的小客船，在岸上人的吆喝指挥下，不得不直接搁上滩，不许下碇，不许插篙泊舟。冲搁上滩岸，想逃就不可能了。

船搁上滩岸，补上驶出的三艘释放船空缺。后来跟来的哨船，也随后在右侧停泊。

“我们来搜查。”哨船的人，向弓上弦刀出鞘，在岸上准备登船的同伴发令：“你们先处理那些人的事。”

“情势已有效控制，长上请放心。”岸上的一名大汉，向哨船上的虬髯大汉禀告。

“那些人怎么啦？”虬髯大汉跳上小客船的舱面，瞥了出舱的鬼见愁一眼，没加理睬，指指不远处岸上的人问：“有何可疑？”

“有几个人携有刀剑。”岸上的大汉说：“吴三爷正在处理，不会有问题。”

“那就好。”虬髯大汉挥手示意岸上的人离去，双手叉腰面向笑容满面的鬼见愁：“你不像船主。”

洪水已超过高水位线，洲的面积缩小了一半，滩岸已经不是

泥沙，水已淹至高处的矮树丛草区，距上面的树丛已不足三丈。

另两艘船的旅客，分两处被逼在树丛前，分别被两群大汉看管，几张强弓随时皆可能发射，想反抗的人，首先就难以逃过短距离劲矢的攒射。再想冲出刀剑重围，天知道能有多少侥幸的机会？

由于鬼见愁的出现，岸上看管旅客的大汉，以及被看管的二十余名男女旅客，皆向这一面注目。

在两艘船上搜查的人，也有些转头向这里注视。

受到拦截搜查盘诘的人，应该像见了阎王的小鬼，怎敢像鬼见愁一样笑容可掬毫无惧容？未免太反常了，所以引起许多人的注意。

上下相距仅四五丈，在场的人，皆可将有关的人本来面貌，看得一清二楚。

鬼见愁仅向岸上各方的人瞥了一眼，便将心中人物的相貌看清了。尤其是那位少女旅客强忍怒火的面庞，极为鲜明一见难忘。

称为少女似乎有点不恰当，应该称黄毛丫头，可是身材高挑，而且微露动人的代表青春的曲线。

只是梳了两根代表少女的大辫子，表示还没到可以及笄梳妆的年龄，眉目如画却不能涂脂抹粉。

穿了两截白底小翠花衣裤，衣内腰带鼓起一只绣花荷包的身影，腰间攀纽悬了一条蝉纱织花长饰巾，可不是汗巾手帕。

那双明亮清澈的大眼中，强忍怒火的神情居然在慑人中，隐约的流露出一一种妩媚的光彩。

在某些人眼中，这种光彩颇为诱人，正所谓急怒薄嗔，另有可人的情调风华。

另一位二十余岁高大健壮的英俊年轻人，穿了月白色长衫佩了剑，英气勃勃人才一表，虎目中冷电湛湛，怒火已蕴藏至爆发